

阿英編

晚清文學叢鈔

俄羅斯文學譯文卷

上冊



阿英編

晚清文學叢鈔

俄羅斯文學譯文卷

上冊

中華書局

阿英編

晚清文學叢鈔

俄羅斯文學譯文卷

下冊

中華書局

晚清文學叢鈔
俄羅斯文學譯文卷

(全二冊)

阿 英編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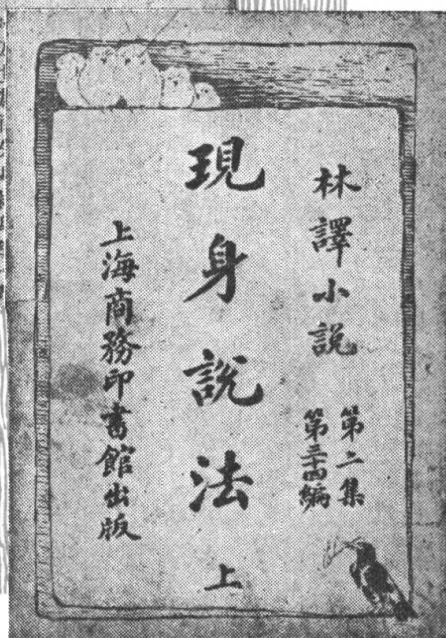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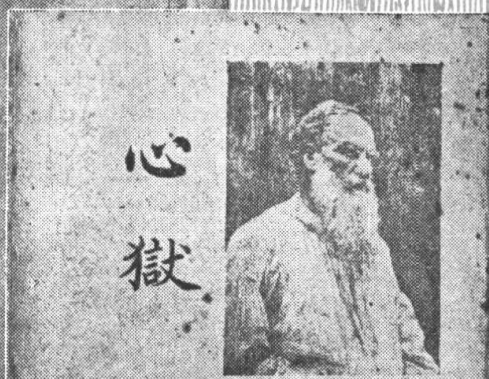
800×1168毫米1/32•24印張•1冊頁•513,000字

1961年10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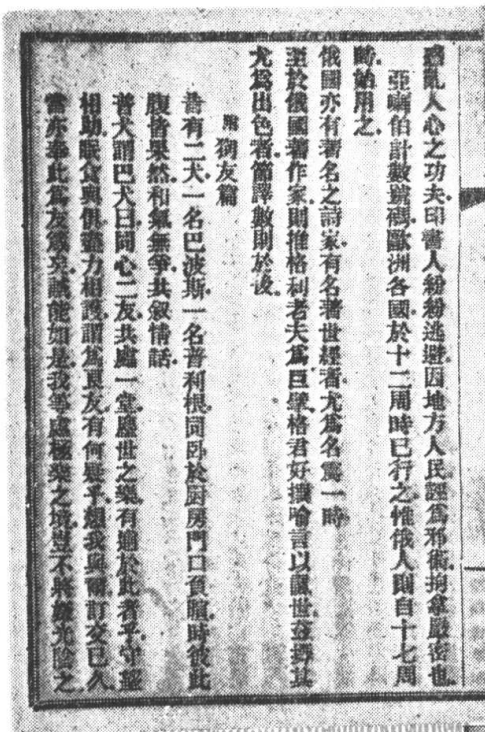
196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: 10018•305 61. 8. 京型

定價: (7) 2.50元



- (左上) 普希金《俄國情史》中譯本封面
 (左下) 萊蒙托夫《銀鈕碑》中譯本封面
 (中) 托爾斯泰《心獄》中譯本封面
 (右下) 托爾斯泰《現身說法》中譯本封面



(右上)契訶夫《黑衣教士》中譯裏封
(左下)契訶夫《風俗閒評》中譯本封面

(左上)克雷洛夫《寓言》中譯本第一面(《俄國政俗通考》)
(右下)高尔基《憂患餘生》中譯本第一面(《東方雜誌》)

敘例

一 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，對中國的民主革命、社會主義革命，以及新的文藝的建設，從一九〇〇年以來，一直是起着鼓舞作用的。在五十年前，我們就已經開始有了許多俄羅斯的宣傳民主與革命的文學名著，就已經有了鼓舞中國革命的托爾斯泰給孫中山先生的書札，我們就已經認識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奠基人高爾基。各國的文學名著，雖在中國都有很好的影響，但從來是不曾像俄羅斯文學、蘇聯文學那樣深刻的。本書的編輯目的，就是要介紹在前一階段裏，有那些優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，怎樣的翻譯到了中國來。

二 最早介紹到中國的俄羅斯文學名著，是克魯洛夫的三篇寓言：《狗友篇》、《鯨魚篇》和《狐鼠篇》。譯文收在一九〇〇年廣學會譯刊的《俄國政俗通考》裏。孫毓修《歐美小說叢談》（1913—5）稱他「可與伊索並駕」，說他的寓言，「幽思深慮，紆迴百轉，耐人尋味」。詩體的譯本，却始於李秉之的《俄羅斯名著》第一集（1925）裏的《橡樹與蘆葦》。二〇一篇的寓言中文全譯本，出版於解放後。

三 普希金著作的最早中譯是《俄國情史》，又稱《斯密士瑪麗傳》或《花心蝶夢錄》。譯者是戡翼聲，一九〇三年大宣書局刊。這是俄羅斯文學名著中譯的第一個單行本。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，毋我等繼續譯了他的短篇《俄帝彼得》、《神鎗手》和《棺材匠》等，發表在《小說時報》裏。《俄國情

史譯本緒言，認為此書可為中國風俗改良盡責任，「見此社會可以改革」，稱此書：「其文簡，其敘事詳，其中之組織紆徐曲折，盤旋空際，首尾相應，殆若常山之蛇。」其推重如此。至《普希金小說集》，即《別爾金小說集》的全譯，最早有一九二四年版的趙誠之譯本。《俄國情史》的第二個中譯本，亦有一九二一年安壽頤的《甲必丹之女》。

四 萊蒙托夫的小說，也很早就有了中譯本。一九〇七年，吳櫟譯的《銀鈕碑》，就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了。這本小說，和契訶夫的《黑衣教士》，同編在《袖珍小說》叢書裏。差不多經過了二十年，全譯的《當代英雄》纔繼續出版。他的詩，所見到的最早中譯本，有李秉之的《歌士》，也收在一九二五年印行的《俄羅斯名著》第一集裏。

五 關於托爾斯泰，現在所已知的最早中譯，是由教會報刊譯載的一些關於宗教的小說。一九〇七年香港教會印行的《托氏宗教小說》，是最早的一冊，收《主奴論》等十二個短篇。據譯敘，翻譯這部小說的目的，「無非本己立立人，已達達人之旨」。同時還希望讀者「知俄國亦有至善之著作家」。到辛亥革命（1911）時期，《三問題》一類的短篇，纔開始譯印出版。重要的著作，翻譯的較早本子，有馬君武譯的《心獄》，一九一四年中華書局刊，林紆譯的《現身說法》，一九一八年商務印書館刊。這兩部書，在當時堪稱「名著名譯」。《安娜小史》，也同時由陳大鏡、陳家麟、董哲香譯交中華書局出版。托爾斯泰在中國的影響，由斯乃大著。以後纔有《復活》、《幼年·少年·青年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許多新譯本。

六 契訶夫作品，最早介紹到中國的，是他的名著《黑衣教士》，吳禱譯，一九〇七年商務印書館「袖珍小說」本。一九一〇年，纔有天笑生譯的《六號室》，首刊於《小說時報》，後來又印了袖珍單本。以後纔有第一部短篇專集，就是陳家麟、陳大鐙合譯的《風俗閒評》，一九一六年中華書局刊，二冊。對於《六號室》，中國讀者當時有這樣的意見：「氏本素持社會主義者，茲書之論調，乃大近於厭世派。要之，此種書當使胸中稍有哲學思想者讀之耳。」雖不盡當，其對俄羅斯文學名著的重視，已自可見。各書後來都有新譯本，汝龍譯《契訶夫小說選集》二十七卷，堪稱最善。

七 高爾基作品的中譯，最早的也是在一九〇七年。就是那年《東方雜誌》第四卷裏連載的《憂患餘生》（原名《該隱》）。以後纔有周瘦鵬譯本《大義》，收在《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》（一九一七）第三卷裏。到一九二六年，纔有短篇集《高爾基小說集》第一個單行本的出版，譯者是宋桂煌。一九二七年以後，他的作品纔有大量的翻譯，《母親》、《童年》、《我的大學》、《底層》等，都在這個時期譯印了。對中國革命、中國文學的影響，是巨大的。

八 主要的俄羅斯作家，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譯最遲。現在所能找到的最早譯本，是劉半儂譯的四首散文詩，載在一九一五年《中華小說界》第二卷裏。以後就是陳蝦譯的中篇《初戀》和《春潮》，兩書接連的發表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《新青年》第一卷和第二卷裏。從一九二一年起，他的有名的六大著作《罪孽》、《貴族之家》、《前夜》、《父與子》、《烟》、《處女地》，以及《獵人日記》、《村中之月》等，纔連續的在中國譯印。

九 這是俄羅斯文學名著最早輸入中國的一些基本情況。本書除以晚清的譯文爲重點進行選編外，也照顧到原作的重要性、譯述者，因而就部分的採用了比較後出的譯本。而這些本子，很多是間接轉譯，甚至是意譯性質，加以某些譯者水平關係，對原本忠實程度，是不可能像近年來一些譯本的。所以最希望的，是從歷史的意義上，批判的來進行對於本書的理解。

目次

上冊

克魯洛夫

寓言三篇（任廷旭譯）……………

普希金

斯密士瑪麗傳（戢翼翬譯）……………

棺材匠（毋我譯）……………

神槍手（毋我等譯）……………

萊蒙托夫

銀鈕碑（吳禱譯）……………

屠格涅夫

散文詩四篇（劉半儂譯）……………

春潮（陳蝦譯）……………

初戀（陳嘏節譯）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托爾斯泰

心獄（馬君武譯）……………一六〇

下 冊

現身說法（林紓譯）……………三三二

契訶夫

黑衣教士（吳禱譯）……………四九五

六號室（天笑生譯）……………五三三

風俗閒評（陳家麟等譯）……………五七六

高爾基

憂患餘生（吳禱譯）……………七〇六

大義（周瘦鵲譯）……………七四〇

現身說法

托爾斯泰著 林紓譯

第一章

一千八百幾十年八月十二號，爲余生辰，則十歲耳。邇生辰之第三日，而吾之親鄰恆餽我以物事。余於是日之七句鐘，方臥於榻上，竟有聲破余之睡夢。蓋有人以糖紙爲拂，以撲蒼蠅，適觸余額，余爲之驚覺。此人卽吾保傅，名卡路伊梵。其人絕鈍，拂蠅時並墜落吾牀外所懸之相片，而死蠅亦適墜吾眉睫之上。余卽探手扶欲墜之相片，復探取死蠅，擲之牀下，意頗不懌。見卡路伊梵衣寬博之衣，繫之以帶，冠小冠，其上加繮，履軟革之履，以拂四拂室中之塵土。思吾睡方酣，何以擾我清夢，且不赴倭老地亞吾兄之榻驅蠅。彼間蠅多而不爲驅，第集吾榻，何也？想吾兄年長於我，而我於輩行中爲最少，故驚我亦不之怪。此師傳殊不爲人地，今既醒我，則僞爲無見。且見其衣此衣，冠此冠，心尤惡之。正鬱怒間，見卡路伊梵自赴其榻視表，表沿環以僞珠。觀後復近吾榻，厥狀乃非怒，言曰：「孺子及爾兄趣起，若母待爾於餐堂矣。」乃坐榻前，自囊中出鼻煙壺吸之，余則尙僞睡不之顧。伊梵鼻端皆煙，則以手自握，格格作聲。復以手搔余足心，令癢，曰：「爾胡渴睡，天已非早矣！」余力禁足癢，以首納之被中，且以足蹴之。心念此人平日固愛我，此時心頗不

悅，且呼且笑曰：「卡路伊梵勿擾我！」不期失聲而哭。伊梵見狀而訝，即曰：「爾何爲哭？或得噩夢耶？」伊梵爲德國人，性至慈祥，見余哭則大訝。然余之哭乃愈厲，此哭蓋因羞而成怒。又見伊梵所著之衣帽，尤不悅，而前此則無是也。已而復視伊梵，忽喜悅不相忤矣。即曰：「吾得噩夢，心驚不可止，遂至失聲。似夢吾母暴逝，有人舁之出葬於野。」此語蓋余之偽造，以夜夢如麻，無從省記，特造言以欺伊梵。伊梵聞言，竭力勸我，實則余初無此夢也。伊梵遂出，余亦穿衣著襪，餘款猶存，然不哭矣。此偽造之夢，而心中亦惡其妄。少須尼可來入。尼可來，余僕也。其人嚴潔而敏慧，守禮安分，與吾保傅甚契合。即抱余衣入戶，並余軟履。而倭老地亞已著靴。余此時尙有淚痕，心頗內愧。是日陽光甚麗，晨起之人，至爲喜悅。而倭老地亞亦起。其行事則慕伊梵娜拿。娜拿者，則余姊氏之女師也。倭老地亞立於盥器之前，忽發笑聲。此時尼可來執巾及水壺侍側。其人平日素寡言笑，至是亦驟然曰：「公子勿高聲，請就盥沐。」余見阿兄笑悅，即亦大笑。此時卡路伊梵自書室中發聲曰：「汝輩盥漱尙未畢乎？」余聞伊梵之聲甚莊肅，作塾師之狀，即匆匆就沐，手中尙執治髮之刷刷其髮。既至書室，伊梵當窗而坐，加眼鏡於鼻梁，手執一卷。左次置兩書架：一爲余置書之用，一爲先生。吾書架之上積書殆滿，立者倒者，頗無次序。中有兩大套，則紅色之皮，中述遊歷之事。其餘大小厚薄不一，而位置亦不整。以放學時，師固令余整其書，余以急欲出遊，故不之恤。而先生之書雖不如吾書之多，然吾書至雜亂無紀。尙憶架上有三卷：一爲法國之書，述栽種白菜之法，然但有書而無皮；次則七年戰之史記，一角爲火所焚；一卷則論水力之學。先生每

日觀書，雖費目力，亦所不計。而余亦不見其讀他書，但披此三卷，並讀北峰之報紙。其爲余所最屬意者，則以厚紙剪爲月樣，立一小柱於案上，以月樣之紙加諸柱上，用蔽陽光。自今日思之，則先生之著寬衣，加便帽，灰色之髮，垂諸冠後，其情景猶髣髴如見也。先生所據案，讀書時以手翻書。其旁置一表，表面畫一行獵之人；素巾及黑色之銅壺，列諸案端；至今猶歷歷也。觀先生如是之部署，足驗其人之好靜而有恆。余當時在樓下，奔逐久久，至登樓，而師則仍坐而觀書，其沈寂之容，有匪言可詳者。有時則推眼鏡於鼻端，閉目凝思，且微笑，然萬聲俱寂，不類人境，卽鐘機之動，亦歷歷聞之。余當門而立，而先生亦無所見，余心憐之。似吾兄弟，皆臻樂境，而師則獨居，寧非薄待。且先生自言少孤，談及身世，令人酸鼻。吾尙記與尼可來言微時之事，艱難萬狀，幾欲奔至其前，與師引手；而師亦愛我，摩撫吾髮。余所居屋，壁上四懸輿圖。圖半剝落，師爲補而完之。在第三面之牆，有門可通樓下。上懸二尺：一尺舊矣，卽爲余之所使；其一新得，則屬之先生。門之右次，懸一黑板。自記吾過：大過則作圓圈，小過則書十字。黑板之左方，爲余罰跪之地。此地余記之至清。其左爲火爐，有小鐵門，可以啓閉。余跪時，兩膝酸痛不可耐。思吾師高據皋比，觀書瞑坐，狀極舒徐；余則兩膝之酸欲折矣。遂開火爐之門，令鏘然作聲，以悟先生，俾知吾之楚況。有時挖壁作聲，亦思有以悟先生也。壁灰爲余挖落，墜一巨片，礫然在地。余之驚惶，頗甚於罰跪，而先生仍自若不動，如無所聞。以上記余被罰之事也。至於書室中陳設，則居中有一圓案，案幕之漆已落，四垂之布爲小刃剗破，片片作細絲；案旁有圓凳，爲白木，不加髹漆，年深爲人坐起，油

滑異常。右方之牆有三窗。臨窗遠眺，道路交橫吾前，或坦或窪，一一在目。官道之旁，夾以橡樹如碧巷。樹裏人家，短籬相接，愔愔同在萬綠之中。屋外皆田，作整方形。橡樹之左爲廣場，用以曬禾麥者。樓下小屋，爲余家守護之兵房。余窗之左爲月臺，爲吾家二親乘涼啜茗之地。方先生口授文法，代余改削之時，余以面外嚮，見月臺之上，吾母與家人笑悅之聲，一一皆入吾耳。余聞母氏談笑之聲，則恨爲塾師羈絆，不能分身與家人作語。計長成之日，必常與此歡樂之會。余正思及此，忽聞先生罵詈之聲，以爲余書之外誤至多。此時余盼望之思，轉易而爲懊惱。以上均余追思緬述之言，非言今事也。當余起後，先生卽易便衣，衣燕尾之服，對鏡自整其領巾，然後引余兄弟往朝吾母。

第二章

余旣出自書室，而母氏正在淪茗，一手秉茶壺，一手將水壺灌入茶壺之中。余師弟入時，母氏初未留意。余見座次有一英製之琴。琴前則余女弟柳褒加，坐而拊琴，指頭作粉紅色，知方盥滌。妹年蓋十一歲矣，衣短衣博袴。妹非長於此者，亦新學耳。坐妹氏之旁者，爲女師伊梵娜拿，加便帽，帽纓作玫瑰色，二顴作絳色，似有怒容。余入時，伊梵娜拿愈不悅，亦不與余師作禮，仍以足點地，呼一二三，蓋以節奏授吾妹琴調。而師亦不視此女師，但親吾母之手。余母見師至，卽微微搖頭，似麾斥其心中之積鬱，使之勿思者。旣授手與吾師，遂亦親師之額，以示報禮。母操德語謂先生曰：「吾至感謝先生，吾二子夜來睡臥適乎？」吾師聳其一耳，又爲琴聲所亂，不辨吾母所言，卽以手

近冠，言曰：「夫人勿罪吾昧！」蓋吾師已髻，恆不摘冠，故每入必告罪於吾母。母知師重聽，卽曰：「先生仍不摘冠。吾之所問者，問吾子夜來睡臥安適與否耳？」師仍不了了，仍鞠躬。母卽笑令琴師罷彈，乃以手抱余於懷，細視吾面，言曰：「汝今日哭耶？」余未答，母卽親余二目，以德語問余曰：「汝何爲哭？」余曰：「睡中得噩夢，故不期而哭。」師曰：「彼夢直莫須有。」乃匿吾僞言不告。因談及今晨天氣之佳，而女師亦來坐談。母以糖六塊賜賊獲後，卽趨至窗前平時所坐處治針線，麾余曰：「汝往朝父，請父勿遽至滌麥之場，先至吾許，別有商量。」於是妹復拊琴，余卽出省吾父，出時經紀綱之室，此室爲吾先祖所設，便紀綱之僕收管物事之所。余卽從此門行過，趨至吾父書室。

第三章

時父方立於書案之旁，案上有亂紙，似信件，又有無數之銀帖縱橫滿案，其狀似怒此管事之僕密卡老夫。僕側立門次，在風雨表之下，以手反背，指頭亂動不已。吾父之聲愈高，而僕之手指動亦愈迅；迨吾父不言，而動亦立止。僕答言時，指復大動，似示已無大誤，靜俟主翁號令者。此時吾父見余入，卽謂余曰：「汝且勿言，待吾勾當吾事後，汝再陳所事。」因以目視門，且點首，蓋示意令余閉關者。余如言，而吾父復聳肩謂此僕曰：「茲事如何了，此書中有八百盧布。」密卡老夫遂以珠算算之，既如數不誤，卽引目視吾父取進止。父曰：「此八百盧布與佃人。且碾房中尙宜